

千古文章未盡才

錢鍾書

湯晏 著

錢鍾書

千古文章未盡才

钱鍾书

汤晏 著

龍門書局

北 京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4031958；13801093426

邮购电话：010-6403416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古文章未尽才：钱锺书 / 汤晏著. —北京：龙门书局，2013.3

ISBN 978-7-5088-4031-4

I. ①千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钱锺书(1910~1998)—传记 IV.
①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3926 号

责任编辑：郝明慧 徐海 王艺超 / 封面设计：后声文化

龙 门 书 局 出 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

邮政编码：100717

www.longmenbooks.com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3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：32(900×1245)

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：13 1/4

字数：280 000

定价：35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)



左上：钱锺书与掌上明珠“圆女”，1953 年摄于北京大学中关园（杨绛摄）

右上：1979 年 4 月 23 日，钱锺书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大楼与 Kent Hall 之间甬道上
（汤晏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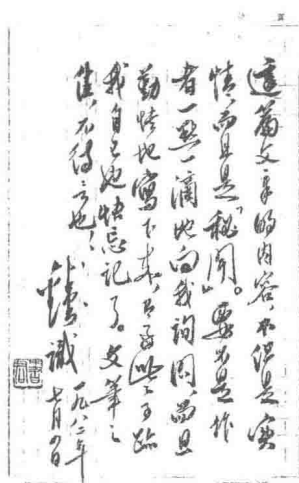


左上：1979年5月9日，钱锺书与加州大学年轻教授张洪年于柏克莱

上中：钱锺书（左）、夏鼐（右）及丁伟志（中）出席1978年在意大利Ortisei举行的第26届欧洲汉学家会议

右上：1979年5月9日，钱锺书与水晶于柏克莱

下图：1979年5月9日，钱锺书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座谈会后与中外学者合影。从左至右：Elizabeth Bernard、Wendy Larson、崔朱宝雍、简慕善、白之、Vicky Cass、水晶



上图：钱锺书、杨绛夫妇与来访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周策纵教授，1981 年秋摄于北京三里河钱寓

左下：杨绛写的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书影

右下：钱锺书对杨绛的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的评语

錢鍾書選注

宋詩選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志希夫子子寓新詩詩才肆而
 放筆直幹者非締章繪
 句之徒所能道其只字
 歲吟咏相對不禁斷飯
 矣敬贊三言未足彷彿
 於萬一
吳蘭雪先生後讀其詩
 一語自起其口福餘矣請與諸
 無識後知詩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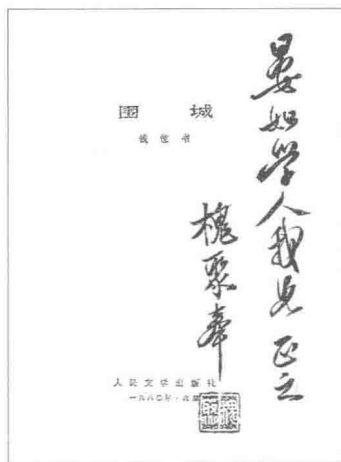
快觀蘭鯨一手弄英雄
 餘事以詩寫著花老
 樹枝無醜食葉春蠶
 筆有聲

二十三年二月
 錢鍾書拜稿

志希夫子道啓前生概然已經月生
 還家度歲昨日始未庵上閑居無
 事戲作論師友詩絕句八首別紙
 宋本
此作小字者皆詩中自注
 亦係自注者皆詩中自注
 大石遺第三首吳師兩僧心安以
 欠名列入為冷先寵自謂詩中三童孤直
 筆必惜多本予外注莫以耳為商即即
 附
 錢鍾書拜首
 二月二十三日

煙聲城角春春經七年矣滴貫山雲肩痕如水無顏色
 澹林辭苦道青
 絕於甘作詩人分傳別傳者也碎煩歌誦文之字字爭墨
 工風慨家言不期為肩負情在偶讀如時舊夢淫華
 林花安足數漫誇燕佛鹿松茸
 志希夫子詩作甘甘中河猶收飽噴珠激玉三詩晚兒
 驚鴻之字把此無幾思俊不禁因漫鈔呈俚寄此於
 醜婦三兄翁姑早伏雄
 夫可曾以正之
 錢鍾書拜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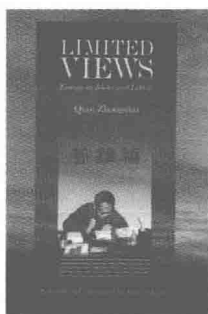
钱锺书于1930年代写给从前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（字志希）的信及诗。钱锺书是罗家伦识拔的门生。当年盛传钱锺书考清华时数学考零分，但中英文特佳，乃由罗校长决定破格录取。后来罗家伦召见钱锺书告以破格录取事，钱曾向罗校长弯腰鞠躬致谢。



左上：钱锺书托夏志清带给本书作者的出版之后不久的《旧文四篇》扉页签名影印

右上：钱锺书赠送给作者的《围城》扉页签名影印

左图：《围城》封面书影



左图：1987 年法国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出版的《围城》法文本书影。封面是一帧 30 年代新郎新娘的照片，人家还认为这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结婚照片。其实不是的。钱锺书说：“他们随便找到一张照片就印上去了，也许是为了主题，增加吸引力。”

右图：《管锥编》英译本于 1998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面世。图为英译本书影

新版自序

本书的大陆简体字版第一版出版于 2005 年春天。书出后，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州立大学（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）历史系的黄培教授曾撰一英文书评刊于 *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*（《中国书评季刊》，Vol.14, No.2, Fall 2007），对本书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批评与建议。他认为第一章“家世”、第二章“幼年”、第三章“父亲钱基博”，这三章可以合并为一章。于是在本次新版中我将第一、第二两章合并为一章，至于“父亲钱基博”一章，我考虑再三，还是想让它独立成一章。他也建议将最后两章即第十五章及第十六章合并为一章，我采纳了，故新版一共只有十四章。

黄教授还指出我在“出国访问”一章里，讲到钱锺书在美国东西两岸访问名校，我对哈佛及芝加哥大学讲得太少。这是我的疏忽。关于芝加哥大学，十多年前我曾写信给在芝大执教的芮效卫（David Roy）教授，他回信说，他因远游而没有参加 1979 年钱锺书访问芝大的座谈会，但他参加了于 1978 年访问大陆的美国汉代学者访问团。在北京时他们一行曾与钱锺书、俞平伯及其他学者有一个很愉快的谈话会。芮教授还寄了一份长达 58 页的旅行日记给我，题为“*Journal of a Trip to China, October–November, 1978*”。其中第 46 页至 51 页，是讲钱锺书的，我利用这些材料

在本书里曾有叙述（请阅本书第 322 页至 323 页）。时间隔得那么久，对这两所学校的疏漏，补写已比较困难，尚希望读者朋友能帮我忙。

光阴荏苒，自初版面世以来，俯仰之间已十二三载矣！自上次再版也快要七八年了。但在过去十多年来，我仍不时搜集材料。在这次新版本里，我增加了很多有关钱锺书的新材料，比如陆放翁的“示儿诗”等，但我最“得意”的是找出了在英国史上一年内有三位君王的情况，及其名字和年代。当钱锺书 1936 年在英国的时候，这一年内英国先后有三位君王，此即乔治五世、爱德华八世以及乔治六世，这是极其罕见的。但在英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，那时我不知道，在旧版上只能说：“这是极其罕见的。”最后我终于在英国中古史里找到了：1066 年也有三位君王，此即爱德华忏悔者、哈罗德二世及威廉一世；在 1484 年有爱德华四世、爱德华五世及理查德三世。我现在都把这些新材料写在新版里（请阅本书第 125 页至 126 页）。

本书里我谈到美国作家厄普代克（John Updike）与钱锺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并作了一个粗略的比较：厄普代克也写畅销小说；在大学毕业后也像钱锺书一样带了新娘子至牛津深造；他的大女儿也是在牛津出生。这位美国畅销作家于 2009 年 1 月病逝，以后就没有兔子小说了。我在此次新版里把这些都补进去了（请阅本书第 314 页至 315 页）。我补的最新的一条是钱锺书在英国留学读书的牛津大学。去年夏天我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看到一条报道牛津的消息，我很感兴趣，把它抄下来。众所周知，哈佛和耶鲁是美国最有名，也是最古老的大学，记者说可是当你到了牛津，

则哈佛与耶鲁就像一个 baby-faced freshman（娃娃脸的大一学生）了。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，也很有趣味，所以乘这次再版的机会就加进去了（见本书第 112 页）。这种例子很多，大大小小约有二三十处之多。常常有人问我，是如何认识钱先生的，所以在本书附录，我加了一篇纪念文章《回忆“魔鬼夜访”过的钱锺书先生》。上述这些新加的材料在过去的版本里是没有的。在某些地方，我也略作些修正与补充，或章节长短之剪裁，所以这本书可以说得上是新版了。

新版有很多特色，最称道的是参与编辑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很勤苦地为本书编了一份至为完备的索引。编索引是很辛苦的（我也编过）——枯燥乏味，但这对读者好，方便读者，读者会感谢他们的，正如佛家所说“功不唐捐”。黄培教授还建议我应该列有参考书目，我做了，还加了一个传主的年表。此外，书名也改了。这是编辑郝明慧女士的主意，她说这个书名比另外一个待选书名（《清华才子钱锺书》）“稍微丰满些，设计上更丰富些”。我把两个书名对我友吴燕坤教授讲了，他很热心，做了一个 survey（征询意见），我从众。他说书名主题应在序言里点出来，因为本书“结语”里的最后几句话就此可以做出交代，就不再赘述，现照录如下：钱锺书“生不逢辰，他生在 20 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——军阀割据，抗日战争，国共内战及‘文化大革命’，因此把一个三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天才毁了。时代辜负了他。钱锺书有志著述，但今日留下来的著作，不够传述其才华于万一，的是‘千古文章未尽才’，用曹子建的一句话来说，钱锺书是‘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’”。

最后我要感谢龙门书局及郝明慧女士，没有他们的青眼与支持，这本新版书不可能与读者见面。借这个机会我也在此感谢黄培及燕坤两兄的援助。

2013年4月23日下午汤晏序于纽约

（牺牲了一个 siesta*）

* Siesta 是西班牙文，午睡的意思。西班牙人有午睡的习惯，首府马德里通常是很热闹的，通衢车水马龙，街道来往行人如蚁阵，可是一到中午，马德里一片寂静，商店关门，车辆停驶，平时很热闹的京城，顿如弃市。可是过了午后，这个城市又复苏过来。我年老了，就像西班牙人一样每天都要午睡。为了赶写这篇序言，我今天没有午睡，所以我说“牺牲了一个 siesta”。

杨绛先生函

汤晏先生：

昨天收到您10月15、16日二信及附件，谢谢！您的《钱锺书传》快要出版了，我向您贺喜。您孜孜矻矻为他写传，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，不凭“想当然”的推理来断定过去，力求历史的真实；遇到不确切的事，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，不敢强不知以为知。我很佩服您这种精神。但是，我只对您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，却未能从头至尾细读原稿；对于您所采用的某些资料是否可靠，我不知道。所以，我不敢应命为您写序。而且您和我的观点也不相同。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，有几个原因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——他的 mother tongue，他不愿用外文创作。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，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。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，以图生存。凭他的才学，他准会挤出时间，配合职业，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。但是《百合心》是不会写下去了。《槐聚诗存》也没有了。《宋诗选注》也没有了。《管锥编》也没有了。当时《宋诗选注》受到批判，钱锺书并没有“痛心疾首”。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“旧知识分子”。他尽本分完成了一件工作，并不指望赞誉。赞誉会带来批判。批判多半是废话。废话并不能废掉他的成果。所以他心情很平静，还只顾补充他的《宋诗纪事补正》呢。这部书不久就要出版，有十多本。他

的读书笔记和心得，作为《钱锺书手稿集》，已交商务印书馆扫描印行，明年年底也可出版，大约有十大本。此外，我也许还能为他整理出一些作品。但是钱锺书在创作方面，的确没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华。“发短心长”，千古伤心事，不独钱锺书的创作。您的设想属浪漫派，我的设想较现实。反正同是设想而已。我耄耋之年，没力量为您写序很抱歉，只好写封信谢谢您对钱锺书的器重，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。祝愿您的书有许多许多读者。

杨绛谨上

2001年10月28日